

## 評論

《文化研究》第三十期（2020年春季）：166-171

### 疾病隱喻下的底層之聲

#### The Voice under the Metaphor as Illness

陳重仁\*

Chung-Jen CHEN

劉紹華的大作《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是一本橫跨醫學史、人類學、文化政治史的學術巨著，本書討論的是中國在1950-1980年間麻風防治的醫療史，是記錄疾病防治的醫療史。但在疾病之外，本書的主題更是緊扣著近代中國國際政治史、意識形態史、國族主義發展史、階級政治史、性別政治史、醫療科學化與現代化的發展史、戰後全球主流衛生論述演繹史，就全書跨越的時間軸線看來，更是一部由醫療視野記錄文革前後的中國近代政治史。就書籍的架構與內容看來，這本書同時處理醫藥發展與疾病意涵兩大議題，其基本的設定為，疾病無法單獨存在，疾病無法抽離種族、性別、階級等時空背景因素單獨生成；相反地，疾病的症徵寄生於各種社會因素之中，疾病的隱喻藉由各種社會政治因素的交互作用，放大投射到更為繁複的知識權力脈絡，進而改寫甚至問題化疾病的寓意。簡單地說，劉紹華的最新力作談的不只是防疫發展史，也釐清文化特徵與疾病之間架構性的關連，劉紹華對於疾病的人類學研究方法，不僅探究或解釋疾病的文化面向，更將疾病放置在更廣大的文化政治脈絡下檢視，劉紹華的研究不只是考掘式的探究議題，更是將議題脈絡化、歷史化、政治化的閱讀策略。<sup>1</sup>

---

投稿日期：2020年2月24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3月4日。

\* 陳重仁，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聯絡方式：cjchentw@ntu.edu.tw。

- 1 劉紹華對於人類學的關懷肇始於2005年的《柬埔寨旅人》，也開啓她所謂「移動作爲生命的方法」的關切與閱讀視角（劉紹華2019:7）。在筆者撰寫這篇書評的過程，這本舊作追加後柬埔寨時期十餘篇新作，以《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為名出版，延續劉紹華歷年來學術反思歷程。

人類學之於劉紹華是一種體現他者的工具，而他者的存在正是反理解自我的重要依據。也因此，劉紹華的疾病書寫，不單是旁觀他人苦痛的經驗，更是透過爬梳疾病產生的脈絡，迴向檢視當前社會所面臨的挑戰與問題。劉紹華在2013年出版的《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就展現了他在醫療人類學的核心關懷。《涼山兄弟》寫的是中國四川涼山州昭覺縣的吸毒與愛滋問題，但是在破除毒品與疾病雙重污名的背後，企圖揭露的是中國後社會主義的醫療困境，以及少數民族的文化困境。這個困境為任何社會所追求的現代化帶來啓示：我們要什麼樣的現代化？誰的現代化？對於我們所追求的現代化，我們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根據藍佩嘉的說法，《我的涼山兄弟》勾勒的是一則「現代性的悲劇預言」（2013: xx）。部落的年輕人進入城市工作，進入城市底層的探索過程是一道殘酷的成年禮儀式，年輕男子面對城市經濟的壓榨飽受頓挫，毒品成為戲耍時髦的奢侈品，是標示男子氣概的符號。但是在年輕男子們重返故鄉後，也一併帶回日益擴散的愛滋病情與苦難記憶。弔詭的是，當地人原先對於愛滋病並沒有歧視，此病卻反倒在官僚體制推對的反愛滋污名活動中被冠上污名。現代性將涼山兄弟們趕入城市，現代性迫使涼山兄弟們帶著毒癮與愛滋重返涼山，接著，現代性再度施展身手，以公共衛生與醫療診治之名，重新規訓治理涼山兄弟們。也因此，研究的重心不在於健康或是疾病，而是將疾病造就為災難的社會性因素。換句話說，議題的核心不在於疾病本身，而在於疾病開啓的社會與文化論述。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揭露的就是中共建政至文革結束（1949-1976年）的政治動盪史，寫的是一場集結所有國民參與的大型政治實驗，是一段在過程中反覆編寫、集體創作且持續修正的防疫歷史。

劉紹華更在意人物的呈現與事件的反省，在寫作中大量仰賴官方與專業機構的歷史記述，也持續且大量訪談目前仍存活的醫療人員，意圖將與麻風有關連的人、事與物放回時代與集體情緒的脈絡中，藉此重現與省思防疫論述的當代意義。就此來看，劉紹華將麻風的寓意放置在集體情緒的位置，也刻意將理論背景放置在集體論述的定位上。儘管全書無處不見西方近代理論的啓示，但是劉紹華對於承接特定理論招數的侷限極為敏感，例如：疾病隱

喻直接連結到蘇珊·宋塔（Susan Sontag）、穿透現代性與知識權力的規訓與教化源於傅柯（Michel Foucault）、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的文化霸權源自阿圖色（Louis Althusser）與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後帝國一詞衍生於哈德（Michael Hardt）與納格利（Antonio Negri）提出的新帝國，然而這些可能提升閱讀難度甚至導致失焦的作法，始終沒有在劉紹華的筆下出現。

縱貫全書最重要的概念來自於疾病的隱喻，誠如宋塔所言，「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Sontag 1978: 3），宋塔並非天真地相信語言的使用可以完全擺脫隱喻的內化機制，而是知其不可為仍舊盡其在我。《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承襲宋塔以學術介入社會行動的樂觀能量，主要的關懷正是點出隱喻的所在與構成要素，如劉紹華所說，「歷史以疾病和隱喻的方式一再重演，與人群及地理政治始終糾纏」（2018: 58）。劉紹華的麻風研究不在於考掘麻風的中國感染史，而是就疾病產生的政治與文化面進行檢視，分別就防治網絡的擴展、在地醫療如何回應並走出教會醫學、中國各地的醫療團隊如何接應全球化醫療資源、中國的醫學發展如何在美化或是俄化的體制路線中抉擇、麻風防治為何得以與社會主義衛生運動連結、軍事化的防疫論述何以具有愛國衛生運動的政治意涵、防疫醫療為何具有破解與超越科學主義的可能性，由縝密的醫學論述與政治運動交錯建構。麻風在中國是一段祖國醫學與現代醫學拉距的醫學史，一段對抗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政治史，也是一段對待少數與污名的文化史。而劉紹華的研究正是考掘疾病隱喻與政治隱喻「共享的社會經驗與文化基礎」，從而理解「生物性治理與政治性治理攜手並進」的近代中國文明史（ibid.: 93）。

另一個劉紹華始終關注的議題層面，是少數再現的困難。劉紹華的人類學研究軌跡始終掛念著這個提問，迴避以知識介入為少數發聲的高傲姿態，而盡可能地挖掘再現少數的聲音，讓少數取得對話與意義生成的主體。就這個意義看來，《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是一幅勾繪疫情感染陰影下的眾生相，而劉紹華進行大量的史料考察與口述訪談，目的即是要讓與麻風共生共存的底層獲得被理解的機會：「將歷史的公共性還諸於勞苦沉默的眾人」（ibid.: 14），並將底層的「相對性」重新「放入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脈絡」（ibid.: 40）。

劉紹華的具體作法是，知識的優越退位、學術的主導縮手，以訪談敘述再現這些「無數難以言說的個人生命」（*ibid.*: 14）。也因此，連結苦難的生命，讓自己的故事由自己來說，就得天花上許多心力建立受訪者的信任，仰賴的就是劉紹華長年淬煉深入蹲點的功力。《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在本質上是一部近代中國的麻風醫師群像，除了拜訪散落中國各地的麻風聚落與麻風防治與研究機構，大量考察各種形式的歷史文件，更需要深入訪談當年位居醫療體系底層的「老麻風」，包括醫學院層級的醫師、中專層級的醫師以及為數更多也更基層的赤腳醫師（文革後改名為鄉村醫生與農民衛生人員），都是訪談的重要對象。劉紹華琢磨研究的慢工細活著實令人敬佩，十餘年來訪談的對象遍及中國各地，例如1949年後主動投入麻風工作的廣東劉吾初醫師、北大醫學院畢業的葉幹運醫師（領導中共建國後第一個專責麻風防治中央機構）、中華麻風療養院的賈文生藥劑員與陳家琨醫師（這也是上海五家麻風病院中最重要的一家）、江蘇醫學院的趙辦醫師、雲南皮膚病研究所的黃文標醫師、四川醫學院的鄔佩璋醫師與胡驚芳醫師（兩位皆是習醫報國不落人後的女醫師，胡醫師甚至是四川第一位女性所長），甚至連醫師的配偶都成了訪談的對象。訪談研究的時序歷經中共建國後親俄反美的教學改制之爭、文化大革命平地一聲雷的劇烈震盪，一路橫貫到邁向改革開放重返國際的新帝國時代。麻風的政治隱喻也隨著社會背景產生劇烈的轉變，由初期備受道德譴責的污穢疾病，轉化至象徵為人民服務的愛國衛生防治，隨著政局轉換又淪為政治成分不佳的貶抑壓迫，而後隨著中國的開放崛起，一躍成為具有進步與正面形象的政治宣傳看板。改革開放後，伴隨人口大量流動，基層麻風醫師撤退，隨著醫療技術與衛生環境的普遍改善，官方正式宣布消滅麻風，麻風防治呈現去機構化的近況。這段麻風防疫的醫療史，也是劇烈動盪的近代中國史，如劉紹華所說，「除了浩月，黑幕中，還有眾多肉眼難見的行星，也需要歷史去幫他們定位」（*ibid.*: 465）。劉紹華關注的，除了耙梳醫療史的疾病論述，更在於將麻風放回歷史背景與集體情緒的脈絡中，需要再現還原的，不但是疾病史，更是大歷史架構中容易遭到消音淹沒的庶民人物志。

當前武漢肺炎爆發，全球恐慌，儘管世界各國均已嚴陣以待，但疫情

急速爆發且傳染機制不明，民衆爭相搜購口罩，消毒藥水與相關衛生產品奇貨可居，對於亞裔人口的歧視偏見更有加劇之勢，驚恐似乎成爲唯一的集體情緒反應。在此當下，閱讀《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顯然更有深層標示人類集體行爲荒誕與虛妄的警世意義。若說歷史的功能在於以古爲鑑，在疫情緊繃一罩難求的今日，疾病的防治史更具有知往鑒今的迫切需要。劉紹華追尋的／覓求的不僅是疾病的歷史意義，也是疾病的未來啓示：當代中國麻風防疫帶給世人什麼樣的警示？也就是說，藉由檢視中國麻風防疫的歷史，在全球化潮流下的集體安全與全球衛生該有什麼樣的省思？

在近代中國的麻風防疫史中，以集體安全之名犧牲個人自由與權益乃常有之事，而這樣凌駕專業知識的武斷，並沒有隨著麻風受到控制而終止。比對醫學史記載的重大傳染疾病，天花、黑死病、霍亂、肺結核、西班牙流感、愛滋病等，人類歷史不乏造成重大創傷的大規模流行病，但由武漢肺炎以及近年的傳染疫情報導看來，人類面對疾病爆發的恐懼與無知，似乎並不隨著歷史演進而改變。傳染病的幽靈始終在人類文明上方盤據，當大規模的跨國移動成爲生活的日常，資訊迅速而密集的傳播將對流行病的關注推向前所未見的高峰，全球化的緊密連結勢必改造公共衛生的樣貌，過往以機構、地方、國家爲單位的衛生機制已不敷需求，治理的範疇終將推升至全球衛生的架構。在社會迅速變遷的背景下，我們依舊欠缺理解傳染病的理論架構，例如傅柯討論個人身體與國家人口進行規訓治理，其理論關懷顯然並不足以解釋跨國衛生組織與醫藥跨國資本化的現況。面對疫情爆發依舊施展壟斷與封閉的治理策略，面子優先的顛預官僚思維反映這個崛起大國深厚的守舊傳統，這對於亞太區域乃至國際秩序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日本、新加坡、香港、韓國等在全球化鏈結中向來因開放與流動獲得推崇，卻同爲面對疫情衝擊時最爲脆弱的開放社會，自由市場至上的新自由主義價值在疫情肆虐下會做出什麼樣的調整？臺灣享有豐沛的醫療資源與高度專業的醫療從業人員，也因國際地位特殊而對外來威脅保有敏銳的警覺，同時保有液態社會與危機社會的雙重特性，這樣的危機意識又有何啓示？無論是《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或是當前的疫情，都環繞在集體安全與個人權益的拉鋸，這些問題或許是細讀劉紹華著作之後，值得深度省思的重要議題。

秉持著對底層人物的關懷以及民族人物誌的學術訓練，劉紹華成就的是一部以自省同感的姿態感受旁人苦痛的書寫，是一部探討信仰與理念的觀察，是一部生命共同體集體苦難的記述。劉紹華寫的是疾病，寫的是病患，寫的是無私奉獻的醫療人員，但在疾病苦難的表象下，這本書所寫的，是一部強權國家歷經現代化實驗的歷史，而社會底層飽受苦難病痛的無名英雄，是支撐起這一部歷史巨著的主角。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 劉紹華 (Liu, Shao-Hua)。2005。《柬埔寨旅人》 *Jianpuzhai luren [Cambodia traveler]*。臺北 (Taipei)：允晨文化 (Asian Culture)。
- 。2013。《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 *Wo de liangshan xiongdi: dupin aizi yu liudong qingnian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臺北 (Taipei)：群學 (Socio Publishing)。
- 。2018。《痲瘋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 *Mafeng yisheng yu jubian zhongguo: houdiguo shiyan xia de jibing yinyu yu fangyu lishi [Leprosy Doctors in China's Post-Imperial Experimentation: Metaphors of a Disease and Its Control]*。臺北 (Taipei)：衛城 (Acropolis)。
- 。2019。《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從柬埔寨到中國，從「這裡」到「那裡」，一位人類學者的生命移動紀事》 *Renleixue huozai wo de yanjing yu xueguan li: cong jianpuzhai dao zhongguo, cong "zhele" dao "nali", yiwei renlei xuezhe de shengming yidong jishi [Anthropology Lives in My Eyes and Blood Vessels: from Cambodia to China, from "here" to "there", Chronicle of an Anthropologist's Life Movement]*。臺北 (Taipei)：春山 (Springhill)。
- 藍佩嘉 (Lan, Pei-chia)。2013。〈土匪兄弟的現代性寓言〉“Tufei xiongdi de xiandaixing yuyan” [Bandits Brothers' Allegory of Modernity]，收錄於《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 *Wo de liangshan xiongdi: dupin aizi yu liudong qingnian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劉紹華 (Liu, Shao-Hua) 著，頁xix-xxii。臺北 (Taipei)：群學 (Socio Publishing)。

### 二、英文書目

Sontag, Susan. 1978.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Picador.